



有时候雪后更有意境,突然间不想雪花那么快地凋零。 刘志海 摄

李民增

早年间,我老家南边是一片宅基地,做过打麦场,种过菜。宅基地紧邻一条东西路,路南偏东是一个方形的坑塘,坑塘西边有一眼大口井。大口井与坑塘中间的一小片地方,是一个用高粱秸扎成的菜园。井西是一条斜向东南的小路,西边北边住的人家下地干活,来回拉庄稼、拉垫圈土什么的,都从井边路过。

那时农村没自来水,也没手压井,附近的人家生活用水都从那口井里打。主要是做饭洗菜,洗衣服也用。那口井成了乡亲们每天碰头见面的地方,早晨人最多,每天我一醒就会听到筒碰井沿的声音和大声说话的声音,像动人的晨曲,催我起床。

井口高出地面一尺多,用四块长条石围成一个正方形,每边长足有一米,没量过,估计只多不少。两个人可以同时对面打水,很少有人从这边迈到那边打水。水质优良,吃那口井水长大的人身体素质都好,活八九十岁不稀罕。

井是什么时候打的,谁打的,不知道,也没听老人说起过。只记得淘过一次,印象很

深。所有吃水的人家都动,男女老少齐上阵。没人通知,听说淘井都来了。

淘井时,用杉篙支起一个三角形架子,上边按一个滑轮,吊一个大土筐。下井人坐到筐里,一大群人排成长队拉。有人站在井口旁,看着井下指挥。指挥者喊“起”,人们就侧歪着身子往后跑,把筐拉到井口倒掉。先拉水(那时没抽水机),后拉泥,有人管倒。喊“放”,人们就慢慢往回走,把筐放下去。几个壮汉轮流下井,只穿裤头,下井前先喝几口烧酒暖暖身子,井里凉。没有人分派,自觉身体素质好的人抢着下。

打水需要技术,把筒挂到井绳钩上,缓缓放入井内,等筒接触到水面,一提一松,再往下一沉,水就灌满了,顺势往上提,三把两把就到井口。水面距井口不远,也就是三两米,把筒放在井沿上,再打另一筒。要快,越慢越费劲。

老井

时间长了,难免有把筒掉到井里的事。许多人有捞筒或帮别人捞筒的经历。捞筒有学问,要动脑子。第一要看是怎么掉下去的,一般是口朝下,如果灌满再蹲一下松的钩,口朝上,筒攀在上,好捞。回家找一根麻绳拴上三齿,放到井底,摸索着挂,碰巧了一下就能挂上来。如果总是挂不住,很可能口朝下,就要看谁家有小锚,借一个来用。那东西四面有齿,钩着的可能性大。

再不行,就要把几根撑蚊帐用的竹竿连起来捞,便于掌握方向。实在捞不上来,就有人凑过来帮忙。抬上上房用的梯子,用杠子担在井口上,人从梯子上下到水面,手拿拴着小锚的竹竿慢慢探索,一般都能捞上来,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。掉筒的人家很感激,庄稼人都知道感恩。但所有参与者都是捞上来就走,不图回报,以助人为乐。被帮的人如果心

里实在过意不去,他们会说:“谁家没点事啊!”

井旁边的小菜园是我家的。茄子、黄瓜、辣椒、豆角、西红柿每样都有点,不多,为吃也为看。畦口通到井边,浇水方便。各家去打水的人看着早了,谁都会顺手倒上几筒水。谁家临时没菜吃,也可以进去摘点,知道我家会同意,不会说什么。但很少有人摘过。

菜园与坑塘交界处有两棵枣树,不高,但红果绿叶,也是一景。坑塘东、南、北三面坑崖上长满了高大的柳树。夏天大雨过后,水覆了崖,妇女们便整日在柳阴下洗衣服、聊天,偶尔爆出一阵大笑,与树上震耳的知了叫声合成一曲嘹亮的乡村交响乐。

后来有了水压井,打水的人家越来越少。前几年,农村也有了自来水,老井才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,但与老井有关的那些生活场景,一直在我的记忆中。

玉米情中孝心浓

听心

如今,在寒冷的冬日,喝玉米粥已成了我的习惯和最爱;然而,这金黄温暖的玉米粥却是我几十年前记忆深处的一段苦涩经历。

那时候,我家里很穷,每天的早饭都有那黏黏糊糊的稠玉米粥。我的舌尖味蕾被它不厌其烦、反复不停地蹂躏,却不曾摩擦出半点清香,这让我感到每次吃饭就是一场煎熬,所以,每次早餐,我总是哼哼叽叽、十分艰难地吃上半小块黑窝头,再喝上半碗粗玉米粥,然后再满腹委屈地上学去。

每每这时,父亲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,意味深长地对我说:要是在1960年能喝上玉米面熬的稠粥就好了,可那时连榆树皮都很难吃到。说着说着,父亲的眼里就噙满了泪水;看得出,曾经挨过饿的父亲对玉米粥充满了感情。

长大后,家中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,我也深深地理解了我的父亲。而在外吃多了大米白面的我,这时也渐渐地开始看重了玉米的养生功能,于是,我知道了玉米含有大量的亚油酸、维生素、镁等,具有延年益寿、抗衰老、保健防癌、促美容等作用,被称作“黄金作物”,亦被誉为“长寿食品”。由此,我爱上了玉米粥。

结婚后在城里安了家,农闲时,我总是坚持把已老去了的父亲接来同住。虽然这时我已有条件和能力让父亲吃到各种各样的早餐,但长期以来,只要父亲在,我都坚持每天早上用心熬上一锅不稀不稠的玉米粥:先将水烧开,再把事先调好的玉米面浓浆倒在水中,接着再急火烧开撒点白糖,而后边用勺子不停地轻轻搅动,边改用小火耐心地慢慢熬。当闻到一股玉米的甜香扑面而来的时候,我的玉米粥也就熬好了。于是,一家人围着父亲有说有笑,在玉米粥那温暖氤氲的清香里吃罢早餐,而后再高高高兴兴地各做各的事去。

对玉米粥从厌到爱,再到不能分离,我从中品出人世间的种种味道。那碗平平常常的玉米粥,你能否承载起一个女儿对父亲的浓浓爱意和深深祝福?

院子里的软床子

李桂云

小时候家里的院子中央有个类似于现在吊床的软床子,全家人都喜欢在上面躺一会。暖暖的太阳高照,喜欢躺在软床子上面晒太阳玩一会,弟弟妹妹当跳跳床在上面“叽叽嘎嘎”地蹦着玩。

夏天的夜晚,弟弟妹妹都喜欢和母亲睡在软床子上乘凉,单人的软床子上至少睡着弟弟、小妹和母亲。母亲手里的大蒲扇像电扇一样时快时慢,一整夜不停地扇着,偶尔“噗嗒”一声掉到地上,母亲顺手捡起来继续扇。小时候很奇怪,睡着了的母亲也能扇扇子。扇子的速度是依据小孩子们身上出汗的多少而定,七仰八歪的弟弟妹妹把母亲挤在中间,他们贴着母亲像小猪一样睡得香甜,母亲想翻个身都困难。

天凉快了,软床子就是我的了,我把蚊帐的四周收放到顶子上面,白天遮阴,晚上挡露水;天再冷,我怕半夜睡着毛毛虫爬到脸上,就把蚊帐放下来,躺在软床子上听蝓蝓、蝈蝈和各种叫不出名字的虫子奏鸣,此起彼伏,不急不慢,它们像是一搭没一搭地闲聊,又像是在弹奏盛大的交响曲。一觉醒来,圆圆的月亮从天的这边又到了天的那边,依然高高地挂着,洒着淡淡的清辉。早上起来,蚊帐顶上一层白霜,怀疑是晚上皎洁的月光落在了上面。

冬天,我就盖着厚被子还是睡在软床子上,被褥里有白天阳光暖洋洋的味道。放下蚊帐,看外面的雪花飘飘,软床子上是另一个童话世界。软床子上有母亲特有的味道,仿佛母亲就在自己身旁。夏天,自己没有躺在母亲旁边睡觉的机会,现在正好补偿。

院子里有棵高大的槐树,中午可以把软床子挪到树阴下躺在上面,美美地睡一觉。春天,一觉醒来会落一身的槐花雨,槐花落在身上,落在脸上,落在头发上,做梦都是香甜的,做梦都会笑醒;秋天,槐树金黄的叶子像蝴蝶一样飘飘悠悠忽闪着翅膀落在身上,落在脸上,会做一个五彩飞翔的梦。

真想老家院子里的软床子上再美美地睡一觉,听小虫呢喃,看月光如水,赏槐花飘雪,想母亲带来丝丝清凉的蒲扇。

青庆

窗外的雪下个不停。惊蛰已经过去很长时间,长白山地区很冷。俗语讲,桃花雪冻人不冻水。虽然寒冷,飘下来的雪花,很快就化成水。到处湿漉漉的,雪水踩下去,每一步“露丝花雨”。无法干活,就在家歇着罢。

老伴儿早已歪侧在炕上,唏嘘成一个睡美人。百无聊赖的我打开电脑在网页上乱翻,企望从网络中猎奇找到灵感。突然“咚”地一声跳转出一个页面:“测测你的前世今生”。测,点击“确定”,不测,点回页面。闲着无事,玩玩罢。于是点击了“确定”。“咚”地一声页面跳转:“请在下列表格中按要求输入姓名、年龄、出生年月日,并点击‘测算’。”一切填完后,轻轻一点,“咚”地一声跳出一个页面:一个风度翩翩的古装美男子,纸扇纶巾,一副才子模样,旁边一行解说:你,前世是一位风度翩翩、风流倜傥的江南才子。

解说的下边,又是一行字:测测她的前世今生,操作同上。于是,我把老伴儿的姓名及出生年月又填在表格里,点击“测算”,“咚”地一声又跳出一个页面:一个古装胖乎乎的女子,旁边也是一行解说:你,前世是一位王府大丫环,深得王爷夫人的宠爱。

下边也是一行字:测测你们的前世是否有婚姻约定。很

有意思,于是又按要求填了两人的信息,再一次点击。“咚”地又一声,页面出现两幅图画:左边是那个风度翩翩的古装男子,右边是那个胖乎乎的古装少女。下边一行解说:你俩在一次元宵节观灯,邂逅相遇,一见倾心,私定终身,但由于身份悬殊,不能在一起,约定下世,天涯海角,也要结成夫妻。

你(指画男子),发誓只要在一起可放弃富贵,所以你今生无富贵,但依然保留才子的

一面。你(指画面少女),私定终身违古伦,贬江南。下世天各一方,以验其志,但依然保留朴实勤劳品格。你俩夫妻关系,属前世约定。恭喜恭喜,你俩还有相约来世的可能。测算,请交两千金。一看交钱,不再测算。想想怪有意思,看看我跟老伴儿的婚姻和各自德行,还真有几分准确。于是,急忙喊醒老伴儿起来看看,这些测算好像专门为我们量身订做的。

老伴儿睡意正浓。被我喊



相约来生

醒,听了我的解说,顿时来了兴趣,急忙查看页面。页面不知什么时候早已跳转。我和老伴儿在电脑上翻啊翻啊,始终没有再找到那个页面。

从此,老伴儿需要我为她做事的时候,就会以“相约来生”引诱我。事情一做完,立即就会:“妈那臭皮,这一辈子就和你过得够够的,相约来生,作梦吧……”一面说一面像孩子一样坏笑。

六月里的一天下午,我正背上喷雾器在地里打药,突然感到天旋地转,一下倒在地上。老伴儿在不远处间苗,见我突然倒在地上,慌忙上前扶起我问:“你咋的啦?老头子啊,你可别扔下我自己走哇,我还没和你相约来生呢……”在老伴儿的哭喊声中,我慢慢清醒过来,苦笑了一下:“岁数大了,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,刚才晕了一下,没大事……”老伴儿拍拍我身上的土:“老头子,你可要身体好好地陪着我过完这一生,咱回家到医院看看,无大问题就放心了。”她搀扶着我,一步一步,慢慢走向夕阳……